

德蕾莎媽媽一懷大愛，做小事

盧 德¹

人們不講道理，思想謬誤，自我中心，
不管怎樣，總是愛他們；

如果你做善事，人們說你自私自利，別有用心，
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後，身邊盡是假的朋友和真的敵人，
不管怎樣，總是要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明天就被遺忘，
不管怎樣，總是要做善事；

誠實使你易受攻擊，
不管怎樣，總是要誠實；

你耗費數年所建設的可能毀於一旦，
不管怎樣，總是要建設；

人們確實需要幫助，然而如果你幫助他們，
卻可能遭到攻擊，
不管怎樣，總是要幫助；

¹ 本文作者：盧德女士，本名楊素娥，輔仁大學宗教學碩士、輔大神學院教義系博士、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博士後研究，現任輔大神學院專任研究員，並教授宗教心理學及基督宗教靈修學等課程，《神學論集》及「輔大神學叢書」執行編輯。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你的大愛—獻給世界，
你可能會被踢掉牙齒；
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的大愛獻給世界。

錄自加爾各答兒童之家，希舒巴滿牆上的標示

一、慷慨去愛的一生



1979年12月10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的一個大禮堂裡，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正在進行。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中，一位矮小瘦弱的老婦，安詳平靜地走上了這個令全世界矚目的領獎台上。禮堂內的豪華大廳裡，坐著挪威國王、皇太子夫婦，還有各國的外交使節、盛裝赴宴的各界名流，他們各個雍容華貴、氣度非凡，唯有這位頒獎典禮的主角、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仍舊穿著那身粗糙、簡樸、只值一美元的棉布紗麗，上台領獎、致詞。

掌聲經久不息。身材高大的和平獎委員會的主席薩涅斯先生，滿臉笑容地走過來，彎下腰，恭敬地將獎牌、獎杯、獎金頒給了她。然而，她是那樣地瘦小，以致所有人努力抬頭，也只能看到她那張蒼老、皺紋縱橫、卻滿是慈祥、謙卑的臉龐。

她莊嚴、質樸的一番話，深深地感動了在場的每一位，而後透過傳媒，迅速地傳到世界的每一個地方，感動了全世界。她說：

「事實上，這項榮譽，我個人不配領受。但我願意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孤獨者，來接受這獎項。因為我相信，你們是願意藉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也有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權利。」

她的一生，是天主給世人一不只是窮人、病人、被遺棄的人、無人關懷的人、流浪者、垂死者、內心飢餓者等一的一份禮物，也是對所有人的一個邀請；她如同先知被派到世上，告訴我們什麼是真正的「福音」和真實的「愛」，並以具體的行動活出天國的真實，以及與天主合一的可能性。

（一）把愛傳出去：簡要生平

德蕾莎姆姆誕生於1910年8月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的史科培城。父親是位商人，但因早逝，家庭生活並不富裕；母親賢良淑慧；而她則是家中么女，上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姆姆在當地的公立學校念書，參加了學校中的天主教學生會。這個學生會非常鼓勵到外地去傳教。12歲時，她就立下志願，將來要到外國去傳教，從事救助窮人的工作。到了15歲當她還在中學就讀時，家鄉裡有一些耶穌會的神父們被派到印度的孟加拉服務，神父們在寄回家鄉的書信中報告了有關印度的一切。她看到這些書信很受感動，決心長大以後要到印度去工作。18歲那年，她終於選擇了奉獻生活，追隨天主的聖召，辭別了疼愛她的母親和親愛的哥哥姊姊，隻身到愛爾蘭都柏林的羅瑞多

(Loreto)² 修女會做初學。因為這修會在印度的加爾各答教區有傳教事業和修院，因而不久後，她便從愛爾蘭被差至印度的加爾各答，接受修會培育。

德蕾莎姆姆成爲羅瑞托修女之後，一直在聖瑪利亞中學(St. Mary's Bengali Medium School for girls) 教授天主教教理和地理。1944年，她成爲該校的校長。這座學校雖然座落在加爾各答的貧民窟旁，但學生都是富家女孩。這所貴族學校夾在貧苦地區當中，好像沙漠中的宮殿那樣，高大的圍牆隔離的是兩個世界。德蕾莎姆姆在聖瑪利女中教書近二十年，看起來她的工作是非常順利，不過在1946年9月10日的一次旅行中，改變了德蕾莎姆姆的一生，也改變了成千上萬人的一生。她那天坐火車去大吉嶺，在火車上她突然感覺到天主的召喚，要她離開平靜的教書工作，去爲貧病的、被虐待的、受人遺棄的可憐人服務。

德蕾莎姆姆回到加爾各答修院以後，向當地的總主教請求，准許她創立一個專爲加爾各答的窮人服務的修會。總主教沒有同意。德蕾莎姆姆意志堅決，一再地請求。總主教答應了，並向教宗申請這件事。直到1948年4月，當時的教宗比約十二才特准她離開羅瑞多修會，去爲窮人服務。德蕾莎姆姆高興極了，設法到醫護修會，接受短期的醫護訓練，然後回到貧民窟，展開爲窮苦人們的服務工作。

她在貧民區爲失學窮苦兒童，辦了一所露天學校。起初，她身上只有兩塊美元作基金，憑著無比愛心和毅力，展開她的

² 德蕾莎姆姆加入了羅瑞托修女會愛爾蘭分會(the Irish Branch of the Loreto nuns)，其正式名稱爲“*The Institute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救貧事業。她為那些無法走動、無力求乞、奄奄一息的可憐人服務。剛開始，由於她個人力量有限，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加上她心裡的準備仍然不夠，因此困難重重。但德蕾莎姆姆咬緊牙關，依靠天主，祈求祂的助佑。終於有了善心人士，受修女善行的感召，捐助場所、設備、食物，而且還有人奉獻心力，協助德蕾莎姆姆的工作，其中不少是她過去的學生，甚至是富家小姐來幫忙。後來，有的女孩也奉獻一生，追隨德蕾莎姆姆為貧苦的人服務。當初，她們共有 11 位小姐，發誓要終身從事這項愛德工作。

1950 年 10 月，教宗批准了德蕾莎姆姆所成立的仁愛傳教修女會。這個修會除了天主教修會傳統的貧窮、貞潔、服從三個誓願以外，還加上一個要全心全意、不要酬勞為最貧苦的人，也就是基督受難的化身而服務。1952 年，德蕾莎姆姆開始了最引人注目的善行，那就是為快要死亡的窮人服務。她去領回那些被遺棄在水溝旁、垃圾堆、馬路邊的奄奄一息的人，給予適當的照顧，讓那些可憐人得到溫暖和安慰。她發現這些人，並不怨窮、不怕苦，只怕受社會遺棄，沒有人的關愛。德蕾莎姆姆收留這些人，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愛和人的尊嚴。

後來，德蕾莎姆姆在加爾各答市政府所捐贈的印度教的伽黎神廟旁一間空房子，建立了世界知名的、窮人得到善終的收容之家（垂死之家）。有快死的窮人因為修女們的細心照顧而起死回生的，對這樣的人，除了給予適當的照料之外，還教給他們謀生的技能。截至目前為止，已有數以萬計無家可歸、被人遺棄的垂死病人，在收容之家的修女、醫生、護士、義工的細心照顧下，平靜安詳、有尊嚴地離開人世，回歸天鄉。

此外，德蕾莎姆姆直到晚年，每天仍和其他修女一樣，清

晨四時半起床，開始靜坐、祈禱、念日課、參加彌撒，然後展開一天的工作。身上總是穿著鑲著藍邊粗白布做的會衣。天冷時加上一件毛衣。腳上穿著涼鞋，生活簡樸，而且還親自掃廁所、洗地板。她走遍各地，用雙手從垃圾中揀過無數的棄嬰、清洗癩病人的傷口、抬過街上垂死的窮人、抱過傷心絕望的孤苦者、緊握過無數臨終時無人過問者的手，並闔上他們的眼睛，陪伴他們有尊嚴地離開人世。

（二）愛的軼事與迴響：仁愛傳教修女會

從 1948 年以來，德蕾莎姆姆為加爾各答街頭「窮人中的窮人服務」，赤手空拳地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女會（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受她的感召而效法追隨她的人，一天天增多。1957 年，仁愛傳教修女會不但在各地開辦收容之家，也開始從事救治痲瘋病患的工作。1963 年春，仁愛傳教兄弟會（第一個男性分會）成立。1977 年起，仁愛傳教修女會也開始在台、港、大陸等地，開辦為窮人服務的處所。1980 年，全世界的收容之家為藥癮、娼妓、受虐婦女開放。1985 年在紐約建立愛滋病患醫院；三年後，舊金山開辦一個愛滋病患之家。1991 年姆姆第一次回到故鄉阿爾巴尼亞，並設立了收容之家。到 1997 年姆姆逝世時，全世界五大洲 127 個國家已有六百多所會院；修士修女七千多位，來自 111 個國家；還有數以萬計的工作人員和衆多義工，在她創辦的收容之家、孤兒院、養老院、痲瘋病院、愛滋病患之家……服務。

仁愛傳教會救助的對象，全是一貧如洗、被人遺棄的人。對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任何人，都一視同仁，並且視所有貧困、病痛、被遺棄的人，都是「受難基督」的化身。她

向全世界窮苦無告的人，表示了無盡的愛，讓世人知道愛可以克服一切，讓遺棄的人知道人間仍有溫暖。

這當中有一些有趣的軼事，相當值得一提，同時也可藉此看出德蕾莎姆姆為其事工所抱持質樸的理念和信心。

在這段預備創會以及會院相繼在各地成立的期間，德蕾莎姆姆必須旅行各處，當然，為節省經費，她盡量搭乘便宜的交通工具。有一回，德蕾莎姆姆在機場等待驗票時，突發奇想：要是可以搭機不要錢，那就好了。於是，她走向服務人員說：「如果您們允許我免費搭機，我願意在機上做您們的助手或空服員。」工作人員笑了笑，他們認識她，但卻沒有權利做任何決定。後來，這事傳到了印度總理尼赫魯的耳裡。有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一所兒童之家成立之日，現場來了許多顯赫的嘉賓，印度總理尼赫魯也在其中，姆姆感到意外之餘，對總理表示：「您知道我們的工作性質嗎？需不需要我跟你介紹一下？」總理隨即回答：「不用了，姆姆，我都知道了，所以才會來的。……不僅如此，我還知道您必須四處奔波，因此我為您要到了一張印度航空公司的免費登機證。」就這樣，姆姆一次的突發奇想竟成了現實。

還有一次，姆姆從倫敦返回加爾各答，飛機起飛後空服員送來了午餐，姆姆嚐了幾口，發現這食物比起他們的收容之家或兒童之家好太多了。她心想：「要是那些窮苦的孩子們也能吃到這麼豐盛的午餐，那該有多麼美好！」後來，坐在身旁的一位女孩幾乎沒吃就叫空服員把餐點收走。姆姆忍不住問了空服員：「那份午餐怎麼了？它好像碰都沒碰呢。請問您們平常都怎麼處理這些沒用完的餐點呢？」空服員回答姆姆：「飛機一著陸，就把它們全部丟掉。」姆姆驚訝之餘，感到非常難過，

她想：「世界上有很多人沒有食物可吃，那些窮苦的人一輩子靠垃圾裡的食物為生。他們大部分的人終其一生都沒有吃過這麼好的食品。而在這裡，卻被當成垃圾丟掉。如果我能把這些帶回去給他們吃，他們一定會很高興。」於是姆姆對空服員說：「你可以把這些剩下的東西給我嗎？反正你們要丟掉，就把它們給我吧！」

姆姆沒有絲毫不好意思，雖然機上許多乘客和空服員投以異樣眼光。重要的是，那天她大獲豐收，把機上剩餘的餐點都打包回家，還對修女們說：「從今以後，我們就去機場把那些剩餘的餐點都拿回來，給孩子們吃，大家也可以吃。」姆姆這個一時異想天開的想法，很快地就得到了各個機場的支持，這也就是為什麼在仁愛傳教會的餐桌上，總有著一些印著各個航空公司標誌的紙巾、刀叉和餐點的原因了。日後姆姆表示：

「我們這個世界上的資源，尤其是食物資源，是非常有限的，它屬於我們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誰，都沒有權利揮霍和浪費。每個人都有義務使這些有限的資源，得到更好的和更有效的利用。」

這類的軼事在姆姆身上不勝枚舉，所有在她身邊的人，無不被她的機智、聰敏，同時又真實、質樸、和藹可親所感動。有一次一位美國的議員問她：「在印度這個困難重重的地方，妳的努力到底會不會成功呢？」姆姆回答：「議員先生，我不追求成功，我只是追求忠誠而已。」

這就是姆姆實在而感人的一面。

二、誓願為耶穌做「一件美麗的事」³

近來，德蕾莎姆姆一些私人信件因著申請聖人列品的過程而被收集和公開出來。尤其從她與耶穌會士費迪南·裴利耶總主教（Archbishop Ferdinand Périer, S.J.）的信件中，我們可以一窺她不為人知的心靈世界。首先，是她對耶穌完完全全的愛，乃至她完完全全的奉獻，天主在其聖召中的接納，以及所予獨特的使命。其次，則是她不為人知的、籠罩於她內在、驚人的黑暗經驗。

（一）「我要自己完完全全只獻給耶穌」

德蕾莎姆姆透露：「從孩提時代開始，耶穌聖心就一直是我的初戀」⁴。在她初領聖體時，就感受到了這份特殊恩寵：「從我五歲半初次領受祂開始，對眾人靈魂的愛就一直在我心內。這份愛隨著時間日漸增長。」直至她矢發終身願之後的六個月，她仍然為這件事所特有的強烈喜樂所懾服：「你不知道我是多麼快樂……」，她給她在家鄉斯高比耶（Skopje）的神師、耶穌會士楊布雷科維奇神父（Fr. Jambreković, S.J.）寫道：

「如果能放任我的心意的話，我可能已經把自己當作全燔祭點燃了……我要自己完完全全只獻給耶穌……我願

³ Brian Kolodiejchuk, M.C.編著，《德蘭修女——來作我的光：加爾各答聖人的私人書札》（*Mother Teresa: Come to be my Light-- The Private Writing of the "Saint of Calcutta"*, 2007）。中譯本見：駱香潔譯，台北：心靈工坊，2009。本段參閱該書二～三章，41~89頁。

⁴ 本文以下引文，若無特別註明，則皆出自於德蕾莎姆姆與耶穌會士費迪南·裴利耶總主教的信件。出自其它引文者，將另註明。

將我的所有獻給祂，即使是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數年後，姆姆回憶她作為羅瑞托修女的這段生活，仍是一段熾熱而慷慨豐厚地愛著天主的：「在這十八年間，我試著完全按照祂的意願而生活。我一直滿懷渴望，渴望能好像祂從未被愛過似地愛著祂。」1942年，在她36歲時，德蕾莎姆姆向天主立了一個襟懷博大的私人誓願。日後她解釋道，她是「要獻給耶穌一件非常美麗的事」、「一件毫無保留的事」。那一年的避靜，她獲得了指導神師的首肯，許諾要「向天主獻上祂所要求的任何事—『絕不拒絕祂任何事』」。

指導神師的首肯，證實了這份誓願並不是基於一時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企圖要達成一個危險的或不可能的理想。相反地，推動德蕾莎姆姆立下誓願的那份恩寵，其先決條件是對天主完全的信靠，以及總是尋求著去中悅天主的堅定習慣。

數年後，德蕾莎姆姆在給她的修女們的指示中，表達了她這麼多年來為之獻身的理想：「真愛就是捨己。對一個在愛情中的人來說，順服不僅僅是責任，更是一種幸福。只有完全的捨己，才能滿足一個真正的仁愛傳教修會會士的熾烈渴求。」

在往後的17年間，這份誓願一直是個私人的、但強而有力的秘密，德蕾莎姆姆只與她的指導神師分享。在那些年歲裡，鼓舞著德蕾莎姆姆所有行動的，是她在一切事上承行天主旨意、以求全心全意愛慕天主的強烈渴求。關於這份誓願，以及對她產生的影響，德蕾莎姆姆一直沒有明言，直到她在1959年4月份與耶穌會士皮伽契神父（Fr. L. Picachy, S.J.）所做的八天避靜期間，她才寫道：「就是這誓願將一切藏在我之中」。

然而，也正是因著這份誓願，成為日後被證實是她在長年痛苦的靈修試煉中的力量來源。她在1960年春天寫信給她的指

導神師—耶穌會士約瑟夫·諾納神父 (Fr. Joseph Neuner, S.J.) :

「從那時(1942年)起,我一直遵守這個承諾,有時候,當黑暗是如此之深,而我差一點就要對天主說『不』的時候,這個承諾就制止了我。」

德蕾莎姆姆將她1942年的誓願視為一個神聖的連結,將她與她的神聖淨配—耶穌—合而為一;而在耶穌那一方面,祂也相信了德蕾莎姆姆的話。數年後的1946年,在一系列的內在神聽和神視中,基督要求她建立一個新的宗教團體,完全獻身於服侍「窮人中之最窮者」。在祂對德蕾莎姆姆所說的話中,耶穌間接暗示了她的誓願:「妳已經爲了我的愛而成爲我的淨配。妳拒絕爲我做這件事嗎?不要拒絕我。」

耶穌的這個召叫,是德蕾莎姆姆深藏內心多年的一個秘密。

(二)「聖召中的聖召」(“call within a call”)

1946年9月9日星期一的傍晚,德蕾莎姆姆離開了位於加爾各答恩達利的羅瑞托修院,到大吉嶺度假,並進行爲期八天的避靜。第二天,她在火車上首度經驗到一次內在的神聽—她聽到了耶穌的聲音,耶穌要求她建立一個新的宗教團體,以致力於服侍窮人中之最窮者,並且,按照德蕾莎姆姆的說法,「充分滿足祂對愛和靈魂的渴求」。

在火車上的這次經驗,是德蕾莎姆姆生命中的轉折點;她總是稱之爲「聖召中的聖召」(“call within a call”)。9月10日這一天,也就被仁愛傳教修會作爲「聖召日」(Inspiration Day)而加以慶祝。在接下來的數月間,姆姆仍有數次更進一步的內在神聽和神視。然而,從1946年到1997年她去世爲止,這段她創建修會的聖召以及她爲此所作的分辨過程,姆姆都堅決拒不

透露任何細節。她的沈默，一方面是出自她對於在她靈魂深處所領受的恩賜的神聖性，懷抱著深摯的敬意；另一方面，更反映出她由衷的謙恭與卑下。1993年她給修女們所寫的信中，充份反映出她多年來默存於心的那份恭敬與謙卑：

「基督的渴求對我而言是一件如此私密的事，以至於在此之前，我一直羞於將9月10日的事情（姆姆在赴大吉嶺的火車上所領受的召叫）告訴妳們。我想要效法聖母瑪利亞，『把這一切事默存在自己心中』。」

德蕾莎姆姆甚至要求銷毀這些文件。她在1957年3月30日給裴利耶總主教的信中解釋道：「我要保持所有的事工都只是祂的。一旦人們知道事情的開始，他們就會更多地想到我，而較少想到耶穌。」所幸裴利耶總主教並沒有注意到德蕾莎姆姆的要求。這些文件和其他信件一起，在她宣福和宣聖的申請過程中被收集起來，也為仁愛傳教修會創建的那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線索。

明顯地，1946年9月10日前，期待能為窮人做些什麼的渴望，正在德蕾莎姆姆的心中翻騰。當耶穌強有力地介入以使祂的願望能為人知曉時，這光照和堅信便隨之而來。在給裴利耶總主教所寫的信中，她表明已經準備好要「完全燃燒自己」，透過她為窮人的服侍，以使基督能為人瞭解、為人所愛。1947年1月時，姆姆對於她想要創建的修會應該有什麼樣的生活和事工，已經有了一番深思熟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強調深刻的靈修生活是活躍的服侍工作的基礎。

三、在黑暗中全然委順天主⁵

「那黑暗是如此之深，而痛苦是如此之痛，但是我接受祂所給予的一切，也獻上祂所取走的一切。」

(一) 德蕾莎姆姆不為人知的心靈黑夜

自從 1948 年德蕾莎姆姆開始她在加爾各答街頭和貧民窟的事工之後，她就再也感受不到過去曾感受到的、與基督熾烈的合一。天主遠離的感受侵襲她，也使得她對天主的渴慕更加劇烈和痛苦。然而，她也在這片漆黑中與天主相遇，並在盲目的信賴中，毫無保留、全然委順於天主。

從靈修學史的觀點來看，這種經驗其實是靈修成長的慣常特徵。天主將神慰、神樂取走，好使一個人的靈魂得以淨化，並與天主之外的一切事物分離。在這段心靈黑夜中，靈魂甚至會被天主和天國並不存在的想法所誘惑，似乎一切為了信、望、愛所做的努力，都是自費。但於此同時，此人也會經歷對天主的深切渴慕，而這份渴慕比天主的看似隱蔽還要痛苦。

天主允許這些試煉在祂的聖愛中存在，並依據每個人的稟賦、使命、特定的任務，以及祂要求他們付出何種程度的愛，而給予不同的考驗。我們在德蕾莎姆姆的生命中，便活生生看到了這一層面的試煉與聖愛。

1937 年她矢發末願前不久，她首次透露了那段痛苦的靈修經驗中，始終信靠天主，也更加深了她對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⁵ Brian Kolodiejchuk, M.C. 編著，《德蘭修女－來作我的光：加爾各答聖人的私人書札》（*Mother Teresa: Come to be my Light-- The Private Writing of the "Saint of Calcutta"*, 2007），台北：心靈工坊，2009。

的摯愛。但她始終深藏於心，以致於她的同伴們認為她幾乎從不會感到痛苦。1942年她誓願為耶穌做「一件美麗的事」、「一件毫無保留的事」，她甚至獲得了指導神師的首肯，許諾要「向天主獻上祂所要求的任何事——『絕不拒絕祂任何事』」。這一誓願，就是她超越了內在「心靈黑夜」的最佳明證。

當德蕾莎姆姆察覺到在她靈魂內所發生的變化時，她告訴了她的神師凡·艾克桑神父，也寫信向裴利耶總主教透露了這件事：

「我感到被拒絕、空虛、沒有信德、沒有愛、沒有熱誠。眾人的靈魂對我而言不具吸引力。天國沒有意義，對我而言那就好像是一個空虛的地方。……然而我竟然仍有這份對天主的痛苦渴望。……我感到天主不要我，天主不是天主，天主並不真的存在。」

儘管這些感覺如此難受，姆姆仍然保有著毫無間斷的委順捨己；她堅信，天主自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這些事情的原因：

「過去我並不知道愛能使一個人受這麼大的苦。那時是因為失去而受苦，現在則是因為渴望而受苦——那屬人的、卻是由神所引致的痛苦。」

她反覆強調，她已準備好了要接受天主的旨意：

「我知道我全心全意渴求天主所要的一切，完全如祂所願，並且只要祂要求，我就願意。然而，神父，這種孤立是難以忍受的。唯一還留存下來的，是那深刻牢固的信念，相信這事工確實是屬於祂的。」

相信這些事工是屬於天主的這份深刻的信念，使得她能夠在延續不斷的黑暗中繼續前行：

「我現在更堅信這事工不是我的。我一點也不懷疑，

的確是祢以如此偉大的愛和力量召叫我。那時是祢.....即使現在也是祢。」

(二) 德蕾莎姆姆自己詮釋黑暗的靈修意義

黑暗和空虛一直是她和指導神師的討論主題。在一些信件中，她表達了她渴望耶穌的強度，她眼見窮人受難的痛苦，但也表達了她的感激之情，因為在她的空虛感中，她可以像基督一樣貧窮，並且通過她的貧窮來帶領眾人的靈魂去愛祂。直到她去世的前兩年，她才感動地說，她已經從天主那裡領受了一份美妙的禮物，可以將她的空虛感受奉獻給天主。就我們所知，直到德蕾莎姆姆去世為止，她一直處於黑暗的信仰及完全捨己的狀態之中。至於她是如何理解自己這段「心靈黑夜」的意義，從她的信件中，至少有四點靈修意義值得我們省思：

1. 徹底空虛自我

雖然感到被天主拒絕，姆姆接受並生活在這黑暗之中，其實是一種特別受到恩寵的靈修途徑。她自己宣稱這段黑暗的靈修經歷，是在空虛她的自我，尤其空虛掉那妨礙她與天主合一的自我中心。正如 1957 年她給皮伽契神父所寫的：

「你不知道我正在經歷些什麼。祂正在摧毀在我之內的每一樣東西，但是既然我絕不自己作主，祂可以隨意地對我作任何事情。請為我祈禱，讓我能對祂保持微笑。」

黑夜的靈修經驗，就是天主將她的「自我」完全掏空的一種方式，這就是姆姆對心靈黑夜所親身經歷的靈修意義：「祂要確實地將每一滴自我私欲，從我身上排出。」

2. 分享基督的苦難

基督承擔了人類的罪惡，將自己當作犧牲獻給天父，以彌補普世的罪過。祂背負著我們所有人的罪惡，也漸漸地使德蕾莎姆姆的捨己和對天主強烈而痛苦的渴望，成為分享她與她愛人在十字架上的痛苦及認同的方式。

「我正在默想基督受難。恐怕我沒有作任何默想，而只是看著基督受苦，並且一再重複地說：『讓我分擔祢的痛苦！』」

她瞭解到自己所經歷的黑暗，是對基督苦難的一種神秘的參與。然而，因為這苦難是屬於祂的，所以她也滿懷喜悅：

「今天我實在感受到了一種深沉的喜樂—基督不能再經歷那份痛苦了，但是祂要在我之內再一次體驗它。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如此地委順於祂。是的，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聽憑祂的差遣。」

姆姆將任何痛苦都當作是天主的恩賜，以及一種向祂表示愛情的方法。事實上，隨著試煉的日益嚴苛，她愛情的慷慨豐厚也同樣隨之增長。在一次內心極度痛苦的時刻，在完全忘我的境界中，她呼喊道：

「假如這能帶給祢榮耀，假如祢能由此獲得一絲喜悅，假如眾人的靈魂能夠被帶到祢身邊，假如我受的苦能夠充分滿足祢的渴求—主，我在這裡。我將滿懷喜悅地接受這一切，直到我生命的終結，而且我將對著祢隱藏的臉微笑—永遠。」

3. 在使徒工作中，與窮人合一

在忍受了超過 10 年的黑暗期，而且發現它越來越嚴苛且難

以忍受之後，德蕾莎姆姆在諾納神父的幫助之下，開始將黑暗理解為她「使徒工作的靈修層面」。在給諾納神父的信中，她說：

「我已經開始喜愛這份黑暗，因為現在我相信它是基督在世上所遭受到的黑暗中的一部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正如您所寫的，您已經教導我要將它當作是『妳事工的靈修層面』。」

1961年她寫了一封公函，鼓勵修女們將她們所受的試煉和痛苦，當作是她們分享基督救贖工程的聖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如果不受苦，妳們的工作只是社會工作—非常好，而且有益，但那不是耶穌基督的事工，不是救贖工程中的一部分。耶穌想要通過分享我們的生活、寂寞、痛苦和死亡來幫助我們。祂承擔這一切，並且在最深黑夜中背負著它。唯有成為我們中的一份子，祂才能救贖我們。現在我們被允許去做同樣的事。窮人們的淒慘寂寞，不只在於他們物質上的窮困，還在於必須被救贖的、精神上的貧乏。我們必須分擔這些……讓我們分享窮人的苦難，因為只有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我們才能救贖他們，也就是說，把天主帶給他們，並且把他們帶給天主。」

人們經常聽到她說，最大的貧窮就是「不被需要，不被愛，寂寞，不被關懷」。當她瞭解到藉著內在的痛苦，自己正在分享基督為了救贖他人所受的苦難，她也得到了一種啓示，就是仁愛傳教修會的目標—藉著為窮人中之最窮者的得救和淨化所做的勞動，去滿足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對愛與靈魂的無盡渴望。很明顯地，她非凡的敏銳度來自深根於自己的內在經驗。但藉

著她一個溫柔的撫觸，一個親切的詞語，一個小小的服侍，或簡單的一個微笑，她傳遞了「天主要你，天主愛你，天主與你同在，天主關懷你」的事實。一言以蔽之，「天主渴望你」。

4. 黑暗之光的弔詭—喜樂

一個非常弔詭的現象，便是在這漫長而痛苦的等待中，她那深刻而恆常的喜樂。正如她給她的修女們所寫的：

「要記住，基督的受難總是在復活的喜悅中結束。所以當妳在心中感受到基督的痛苦時，不要忘了，復活必將來臨，復活節的喜樂必將如破曉般升起。永遠不要讓任何事使妳深陷於悲傷之中，以致於忘卻了復活的基督的喜樂！」

德蕾莎姆姆擁有將天主的愛傳遞給眾人的天賦。即使處在最嚴苛的試煉中，她仍然洋溢著深愛基督的喜樂。氣餒絕望的人只要和德蕾莎姆姆有過短暫的會晤，就會充滿安慰與希望地離去。她就是能向她周遭的人散發喜樂。譬如她宣發永願後，除了平日的執教，「每個星期天，我都會去訪視加爾各答貧民窟的窮人。我幫不了他們，因為我一無所有，但我去把喜樂帶給他們」，他們稱姆姆為「媽」，在殷切期盼中，有一位探訪對象不捨她離去：「噢，媽，妳一定要再來！妳的微笑給這房子帶來陽光！」姆姆在回修院途中心裡還默禱著：「天主，我這麼輕易就能令他們快樂！請賜予我力量，讓我能常常作他們的生命之光，帶領他們到妳的跟前！」⁶

德蕾莎姆姆決心要成為「一個喜樂的使徒」，並且無論走

⁶ 同上，40頁。

到何處，都要散發基督喜樂的香氣。她的喜樂並不是天生氣質或自然傾向，而是天主的恩寵和她委順捨己的結果。這必須要有自覺而堅毅的努力。當情況最爲艱難的時刻，就是她的微笑最爲燦爛的時刻。她對天主的愛達到了這樣的境界，使得她不只渴望接受十字架，而且還渴望要滿懷喜樂地接受它。她決定每當有東西從她那裡被奪走時，就要對著耶穌微笑：「我要回報給祂一個大大的微笑。感謝天主，祂仍舊屈尊來從我身上拿取東西。」她無私的愛，要致力於散發「祂的愛，祂的臨在，祂的悲憫」，而一個簡單的微笑，就是她這樣做時最喜歡採取的方式之一。

結 語

「天主對我們無所虧欠，卻願意毫無保留地交付自己，我們豈能只用一小部分的自己去回應祂？……要擁有天主，我們必須先讓祂擁有我們的靈魂」⁷。

姆姆從 1946 年到 1997 年她去世爲止，這段她創建修會的聖召以及她爲此所作的分辨過程，乃至她長期處於心靈黑夜的神枯體驗等，除了與神師的書信來往中爲獲靈修指導之外，都堅決拒不透露任何細節。她的言行芳表，無疑地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忽視的真理訊息。然而，由於她出於極度的謙遜捨己，從不願意談論自己，致使我們竟不能確知，在她顯露於外的具體言行背後，究竟是何種神秘的力量、何種非凡的堅毅信念、何種高貴的靈修境界，才能使一位瘦小而毫不起眼的女子，散發出如此攝人魂魄的光芒。列聖品申請人布萊恩·柯洛迪查克

⁷ 同上，42 頁。

神父在申請過程中，透過一些從未公開的私人信件，揭示了德蕾莎姆姆內心世界中不為人知的一面，從而幫助我們仰觀她聖潔靈魂的深處，一探她那悲天憫人、永不止息的愛的根源。

有一次一位記者向德蕾莎姆姆說：「大家都說你是一位聖人！」姆姆不但沒有否認地說「我不是！」反而說：「我們每一位不都是被天主召叫來成聖的嗎？」無庸置疑，她已然成爲當代靈修的典範，也是大家所公認的一位聖人。這位聖人長期活在不爲人知的心靈黑夜中，卻散發出熾熱的光芒來。這一靈修生命看似弔詭，卻其實才是信仰生活的真相，以及聖召的實質意義。

「這一生我做不到什麼偉大事業，我只能用偉大的愛做小事情」。倘若我們一味追求天主同在、甜蜜的感覺，反而有自欺欺人、捨本逐末的危險。且讓我們效法姆姆的榜樣，度真實的靈修生活—「懷大愛，做小事」吧！